



窥秘

美) 克苏瓦·萨根 著

沈阳出版社

1704
92

《观察》

窥 秘

(美) 斯蒂瓦·萨根 著

徐华 蔡志洲 袁卫 译

沈阳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沈阳

责任编辑：滕建民

封面设计：凡 平

责任校对：东 戈

窥 秘

(美) 斯蒂瓦 萨根 著

徐华 蔡志洲 袁卫 译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二段十九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70000

印张 14.75 印数 28,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156-1/I·69

定价：4.20元

《窥秘》

·主要人物表·

巴尼·凯恩

美国洛杉矶警官

汉斯·莱克门斯

德国柏林警官

莉萨·斯潘勒

德国姑娘，巴尼的情人

汤姆·尼利

被谋杀的美国警官

劳拉·格雷森

黑社会中的女模特

弗兰克·泰迪斯克

国际通缉的罪犯

弗里德里奇·迪斯泰尔

前党卫军队长

沃尔夫·西伯德

德国化学教授

亚伯拉罕·伊绍

前纳粹科研主任

亚当·史泰夫尔

石油大亨，亿万富翁

现代文明社会的主要交流
不是美德，而是钱。

——托马斯·杰佛逊

1

他们小小的头颅上斜扣着钢盔，有些人甚至抓不稳自己的自动步枪。海尔姆特·克莱登少将看着他们，觉得他们就象是一批穿着父亲的军装玩着打仗游戏的孩子。他们的班长看上去只有14岁，他走进敞篷汽车，请司机出示通行证，其他人则聚集到灰色的梅塞德斯轿车周围，静静地观望着笔挺地坐在豪华的皮座椅上的克莱登。

一个高个男孩子鼓起勇气问克莱登，他是否可以摸一下将军佩戴着的那枚饰着橡树叶的铁十字勋章，克莱登将军点了点头。那个男孩走上前来，怀着极大的崇敬

摸了摸那枚勋章，随后马上又退了回去，悄悄地向身边的同伴耳语了几句，他的同伴严肃地点了点头。这时，远处的苏军炮群突然发出一阵轰鸣，打破了这里的寂静，大桥猛然震动起来。克莱登开始感到不安，他对那个检查证件的男孩催促道：“快点！快点！”

班长向克莱登微笑着，示意司机可以走了。司机挂了一个低档，让梅塞德斯慢慢地开过大桥，克莱登回头看着那些小兵。一大团从十五公里以外的柏林飘过来的浓烟笼罩着大桥，象一个幽灵落在了那些穿着肥大军装的弱小身躯上。

克莱登点燃了一支长长的俄国香烟，悲哀地摇了摇头。让这些孩子守这座大桥真让他沮丧。他们还在等着温克的第十二军团。这个军团将从那些蒙古牧人手中拯救柏林。但是，并没有什么十二军团，它很早以前就不存在了。第十二军团只是元首地堡中一份文件上的一个神灵，大桥上的孩子们几天之内，就会死去。

克莱登怒火中烧，他想起了隆梅尔的最后证词。当问起他为什么要参加反对希特勒的阴谋时，他回答说：

“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发动战争，就应该知道如何结束它。”但隆梅尔已经死去了，所有伟大的人都去了。也许是命运挑中了他——海尔姆特·克莱登少将，第三帝国的英雄，装甲兵战术里手，非洲飞旋的黄沙和俄国刺骨的暴风雨的幸存者。也许他能防止德意志民族的彻底毁灭。

在第96大街上，梅塞德斯加快了速度，向北驶向这座毁坏了的城市中的冒着烟的心脏。笼罩在柏林上空的灰云发出可怕的桔红色的气浪，跳动的火舌就象是发狂的艺术家手中的笔刷，决意要改变天空的颜色。连续不断的炮火象一股狂风席卷着这里的断垣残壁。大风裹挟着腐烂的尸体，燃烧着橡胶味和煤气泄漏的臭味漫天飞舞。这是一种从文明退向蒙昧的气味。透过烟尘，克莱登自然分辨出了那些过去的办公大楼的骨架，它们耸立在瓦砾堆的周围，就象是另一个时代的遗迹。

汽车转入科尼克大街，跳过障碍，沿着人行道行驶着。大街中央已经无法通行，成堆的瓦砾挤满宽阔的大道。克莱登看到许多穿着防空军制服的姑娘正在清扫瓦砾，试图开出一条通道。穿着国土卫队制服的老人则指挥着那些载满掉队士兵的敞篷卡车。夜间轰炸不断地改变着城市的面貌，今天存在的东西明天也许就不存在了。

他们向左转入科夫斯登丹大街，这条昔日的林荫大道的景象让克莱登倒吸了一口凉气。高大的枫树已荡然无存，那些风格各异的商店、影院、咖啡馆，现在变成了一堆堆由混凝土、碎玻璃和燃烧着的木头构成的废墟。一辆有轨电车翻倒在一个饭馆的中央，它的最后一批乘客的尸体东倒西歪，悬挂在车子的框架上。一群野狗狂叫着围着尸体，急切地想撕下那些烤焦的肉。一个年迈的警察端着一挺轻机枪，把整整一梭子弹射向那些

野狗。在一家小店的门口，一群妇女正排着队，耐心地等待着少得可怜的牛奶和面包。孩子们蜷缩在母亲的裙边，害怕地望着天空；甚至婴儿们也懂得威胁来自何方。

他们经过科夫斯登丹大街上那座炸毁的教堂，驶入布达佩斯特大街，进入了国家公园。这个世界著名的公园现在就象是毕加索恶梦中的一幅吓人的图画，草地是黑色的，大树只剩下了烧焦的树桩，一些德国士兵的尸体吊在煤气灯的竿子上，身上的牌子上写着：“我是德国人民的叛徒。”在动物园附近的一个小山丘上，成群的野狗正在撕咬着一群死于轰炸的妇女和儿童的尸体。他们慢慢地驶过动物园。这里有八百名党卫军的士兵，正用他们的500毫米火炮瞄准着城市的北方入口。那里，科涅夫元帅的重炮正喷吐着火焰。克莱登可以清楚地听到大象的怒吼和发怒的老虎与狮子的嚎叫。这些动物和士兵们已经在战火中生活了好几个月了。

他们从公园出来，飞驶向安特一登一林登，伯兰登堡门正巍然耸立在正前方。克莱登向拱门的顶端望去，大理石的战车仍在那里，但拉着它的四匹铜马中的三四已经不见了。在它的左边，帝国讲坛已经成了废墟，但在它的墙上，“为了德意志人民！”的标语仍然依稀可见。东墙上吊着的希特勒巨大的肖像，现在已倾向一旁。

在安特一登一林登，从地下室里出来的人们正在收

拾着地上的瓦砾。在克莱登看来，他们就象是在一个巨大的垃圾堆里寻找食物的昆虫。突然，第一俄罗斯白色军团的大炮向库斯特林的德军开炮了。炮声就象是一阵炸雷由北方的地平线滚滚而来。毁坏了这里的建筑物，震颤使得那些人停止了手上的工作，瞪大的眼睛惊恐地望着北方。他们已经被警告过，东方来的游牧部队将在这里烧杀奸掠。现在，这些人已经到了他们的门口，而那个邪恶的“天才”还挥动着他枯萎的手，摇晃着脑袋在这个死去的城市中活着，他仍在广播中叫喊：“从你的掩体中出来吧，公民，准备着为第三帝国的荣誉而献身！从蒙古部落中拯救文明世界的最后一场伟大战斗正落在德意志民族身上。”但在克莱登看来，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人要听这些话了，没人听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拯救这个民族，也许党卫军领袖希姆莱能找到这把钥匙。克莱登的使命是由希姆莱委派的。愿上帝帮助他，他是对的。

在帕丽舍·普莱斯大街和威尔海尔大街的拐角处，一阵突如其来的红色灰尘刺痛了克莱登的双眼。他迅速地眨了眨眼睛，然后把眼皮翻到眼珠上面，让泪水冲洗掉眼睛里的尘埃。这个小把戏还是他几年前在非洲时学的，现在还挺管用。当他重新看到眼前的一切时，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面前的建筑物上，那面装饰华丽的墙奇迹般地完好无损，这就是阿德隆旅馆，保留着它全部的十九世纪的优美外观。

阿德隆不仅仅是一个旅馆，还是一篇传奇。大战之前，它是国王和皇后、百万富翁、外交官、总统、作家、德国贵族、声名狼藉的妓女和她们的富豪情人所喜爱的地方。被阿德隆旅馆的门卫认识本身，就说明一个人的地位。想到全城的建筑都被摧毁，纪录着第三帝国的辉煌时刻的所有纪念碑都被破坏，而这座旅馆却完好无损，克莱登不由冷冷地一笑，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他们在进口处的两辆运兵车之间停了下来。当克莱登走下他的汽车时，停车场上穿着灰色战服的司机们立即转过身来，向他举手敬礼。他在楼前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注视着旅馆的正面，旅馆的窗户都被油纸盖着，墙边堆的沙袋一直挨到二楼平台。然而，尽管有这些黑窗和沙袋。古老的旅馆仍然保持着它的神采。

克莱登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跟着他们的司机上了旅馆的台阶。旅馆巨大的前厅的墙是大理石做的，上面装饰着十五世纪的挂毯。由于度数很小的灯泡和蜡烛的照明而显得朦朦胧胧，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从天花板上垂吊而下。

克莱登感到自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他已从白天走进了一个永远是夜间的内部世界。他摘掉了自己的黑皮手套，他的眼睛逐渐习惯了这里的光线。他注意到前厅中相互分开的一群群男人和妇女，他们的身影黯淡，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有些穿着蓝色制服的飞行

员，正低声向年轻的金发姑娘说着话。克莱登估计那些金发姑娘可能是空军部长为这些飞行员安排的妓女。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盖世太保正站在一起静静地琢磨着前厅里的人。还有一些商人坐在长沙发上喝着茶，相互传阅着文件。一个伤得很厉害的德国陆军上尉正斜靠在他的拐棍上，空虚地望着这些商人。从凉台那边，一台收音机正播放着一首悲哀的民歌。克莱登脱掉大衣，把它搭在自己的手臂上，向门卫走去。

门卫正在打电话，讲的好象是瑞典语，他向克莱登示意，请他稍等一会儿。他很快地讲完了话，脸上露出苦涩的微笑：“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将军？”

“我是海尔姆特·克莱登少将，我想见党卫军少将切林贝格。”

一提起切林贝格的名字，门卫就显得有些紧张。他的声音变得急切而正式：“当然可以，我们一直在等您，将军。请跟这个人走。”

克莱登走向小小的法国电梯，侍者等他进门后，关上了闪闪发光的镀铜栅门。他们一言不发。侍者偶而抬起头来，悄悄地扫一眼他胸前的勋章。电梯最后在四楼停住了。

侍者站在克莱登的身边说：“向右边走，将军。”

在走廊的中端，侍者停了下来，敲了敲一扇橡木板装饰的门。里面传出了问话：“谁？”

克莱登说：“克莱登少将。”

门被一个看上去很虚弱的瘦子打开了。他有着一双温和的灰眼睛，闪闪发光的黑发紧紧地贴在脑壳上，中间分开了一条缝。他穿着党卫军上尉的制服，“欢迎您到柏林来，将军先生。”他微笑着说。

克莱登给了侍者三个马克，进入宽敞高大的房间。房间里有两扇门通向卧室，俯视着安特一登一林登的法式高窗被遮住了，尽管油纸非常难看，套房仍然显示出一种未被打扰的宁静。三个穿着便服的人一边吸着烟，一边喝着香槟。在他们身旁桌上的银桶内，放着一瓶香槟酒。

“将军，喝点香槟好吗？这是1937年的唐派里诺恩香槟。”上尉问道。

“不，谢谢。”克莱登回答着，把他的大衣和手套扔在一张沙发上，等着上尉引见他。但是这个女人气的上尉只是盯着克莱登，脸上始终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克莱登向那些文职人员点了点头，然后对上尉说：“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紧急公务。”

“是的，将军，请等一会儿。”

盖世太保上尉慢吞吞地走到卧室前面，轻轻地敲了两下门，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屋里吼道：“什么事？”

“克莱登将军已经到了，长官。”

生硬的声音又传了出来：“请克莱登喝点香槟，给他介绍一下。”

上尉快速走到银桶前，拿出凝着水珠的绿色酒瓶，

倒了满满一杯金色的香槟，然后走到克莱登身边，把酒杯递给他：“这瓶香槟是党卫军领袖希姆莱亲自送的礼物！”

克莱登接过酒杯，举了一下说道：“为德国人民。”

盖世太保上尉微笑着离开了，他走向套房的前门，面对着屋子站着。克莱登在沙发上坐下，呷着香槟。那些文职人员越过屋子朝克莱登看着。忽然卧室里传来一阵女人的尖笑声，打破了屋里的沉寂。

克莱登站起身来，转向盖世太保上尉：“我想切林贝格将军是要你引见我，上尉。”

上尉神经质般地微笑着：“对，对，请原谅，将军！”他扭着屁股走向套间中央。“请允许我首先介绍汉斯·卢切恩博士，帝国能源主任。”

屋子对面一个身材矮小，满头灰发的老人站了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很荣幸，将军。”然后，他坐了下来。

上尉又说：“卡尔·索尔，帝国军事装备主任。”

坐在卢切恩身边的那个肚腹便便、脸色苍白的人朝克莱登点了点头。他既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说话。

上尉最后说：“最后一位，是卓越的亚伯拉罕·伊绍博士，帝国科学研究主任！”

伊绍博士是一个身高体壮，英俊潇洒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站起身来，微微一笑：“我很高兴，将军！”

克莱登点了点头。伊绍坐下了。盖世太保回到他门边的岗位上，人们在宽大的房间里难堪的沉静中坐着。克莱登能够听见壁炉上古老座钟的摆动。这种沉静忽然被遮住了的窗户的猛烈震动打破了，紧接着就是苏军大炮的巨大轰鸣。克莱登注意到了那三个人对于炮声的不安，他知道在文职人员心目内，空中的轰炸和敌人的大炮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区别。从飞行中的飞机上落下的炸弹对城市的破坏只是临时性的，但大炮则是敌人不断接近的铁证。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苏联的军队正在向这座城市的心脏挺进。

伊绍博士第一个开口说话：“你从前线来吗？将军！”

“是，我属于第五十六装甲兵团，”克莱登说，“和布斯元帅的第九军团守卫西娄角。”

“但是西娄离这里只有二十六公里。”伊绍说。

“二十二公里。”克莱登纠正道。看到他们惊奇的样子，他感到一种士兵所特有的满足。

卢切恩问道：“温克的第十二军团正在路上吗？”

“我没有温克的消息。”

就象是堤坝决了口一样，脸色苍白而又肥胖的索尔说话了：“他们说费立克斯·斯泰纳的第十一军团正在执行一次S形运动，以包围科涅夫的装甲部队。

“我也没有斯泰纳将军的消息！”克莱登简短地回答说。

人们又陷入了沉默，屋里又可以听见钟摆的声音。过了好久，卧室的高大的橡木门才被打开。

党卫军领袖希姆莱的外国情报首脑党卫军少将瓦尔特·切林贝格走进了屋子。他的身材矮小，长着一张鹰一般的脸，一双黑玛瑙般的眼睛向外突出，和他那张白净的脸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制服，肩章上缀着骷髅徽章，前胸上别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勋章的上方别着一个小小的金色奖章，说明他是精锐的党卫军部队的创始人。

切林贝格盯着那几个人看了一会儿，然后小心地走到窗前，揭起一块油纸，朝外头望了一望，然后转向克莱登：“你见过这几个人吗？将军！”

“是的。”

切林贝格点了点头，“很好！”他看着克莱登，温和地说，“请坐吧！”

克莱登在沙发上坐下，正好面对着那几个文职人员，那位党卫军上尉仍然背着门站在那里。

切林贝格又说：“将军，你也知道，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已经命令第十五军团来对付科涅夫的蒙古人，党卫军领袖特派我执行的这项任务，也是一项历史的使命，我们的使命不仅是秘密的，而且是神圣的，它代表着从亚洲人的奴役中拯救德意志的最后机会。”

克莱登清了清喉咙：“我明白。”

切林贝格在克莱登面前吐出了一口烟，“我知道你会

的，将军。”他朝盖世太保上尉点了点头，上尉迅速地穿过房间来到放着银色冰桶的窗旁，他倒了一杯香槟，交给切林贝格，又回到门边。切林贝格呷着香槟，走向克莱登。

“第三帝国将会失败，战后必须尽可能地拯救日尔曼民族！”

“我准备着执行这项使命。”

切林贝格在屋中踱了几步，在屋子中间停了下来：

“党卫军将军沃尔夫此刻正在苏黎世与美国情报机构首先伦·杜勒斯进行秘密谈判，沃尔夫提议把我们的关于秘密武器的研究和进展方面的最关键的军事文件交给美国人，要求美国人以赦免我们这些为第三帝国服务的人的战争罪犯的罪名来作为回报；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要求美国人，保证让他们的部队在苏联人攻陷柏林以前能够进来。”他又喝了一口香槟，转向伊绍博士：“请您谈谈我们要移交的这批材料的情况。”

伊绍博士用一种冷漠语调简洁地说道：“主要文件包括：ME—262喷气战斗机；配备着电子系统的新式的八十毫米高射炮；V—1和V—2火箭；喷气内调的设计工程；遥控地对空热线导弹；A—4和A—5长距离火箭；轴动力潜水艇的设计；最后是我们的全部化工产品的文件。”

切林贝格说：“谢谢您，博士。”然后，他转向克莱登：“卢切恩博士和索尔先生已经准备好了文件的清

单，明天早晨你将率领一支六辆重型汽车组成的车队，由左森的司令部出发，向南行动，最后到达瑞士边境的伯登斯村，你将在那里得到正在进行的谈判的最后消息。如果他们成功了，你就越过边境将货物交给瑞士边境警察，明白了吗？”

克莱登耸了耸他那宽大的肩膀：“朝南的路是不可靠的。整个第三帝国只有一条九十五公里宽的通道。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慕尼黑附近，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距离甚至不到三十公里，白天的道路整个都在英国飞机的监视之下。”

“这就是挑选你的原因，将军！”切林贝格笑着说：“你是一个著名的装甲兵老将。你将持有通过所有关卡的文件，乘坐一辆装甲车，跟在护送你的党卫军的摩托车后面，那些卡车将组成一个车队紧随你之后。至于英国战斗机，我们很幸运，天气预报说将有大雾和低云。”

“如果我们被截击了，我该怎么办？”克莱登问。

“如果发生了那种不幸，你就是你自己。”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不能暴露你的使命。当然，除非你想让我们这些人去死。还有什么问题，将军？”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是这次行动的代号？”

“瓦尔凯利尔，

“这是那些阴谋颠覆元首的阴谋家们用过的代号，”